

大瓠瓜錄

(全六冊)

李
元
金

120

54418

光緒十三年刊

匏瓜錄自序

匏瓜錄者蒿子之所錄也蒿子生孤僻之地秉中下之資遭變易之世浮沈儕俗者近四十年矣宗周既滅幡然歸來擯絕名利焚棄詞章稼圃之餘端居閉戶取四子九經通鑑綱目周程張邵朱子及其他諸儒析理論事之書次第讀之探求尋繹亦復有年每有會意如出曩時章句之外默然窺見古人之用心以此忻喜自負忘我窮愁深恨歸計之不早也撫今追往重惜居諸晝有爲宵有業坐有見行有思戴笠而出若有一書焉隨之皆出荷鋤而歸若有一書焉與之俱歸習旣久而志愈篤志愈篤則功愈專

功愈專則外慕益希而物誘亦愈寡矣春華落盡秋實孤
呈然後知五經四子之言眞如日月之照臨向之則明背
之則晦者諸儒之論則又如父母之親如師保之尊者又
有愛而好之如良友恭而接之如嚴賓者又有是非互發
疑信並陳如儕輩之相商榷者三十年間隙光時隱時現
舊見若存若亡因念張子有開還塞之說乃知先大儒亦
有以此爲病者敢效劄記之法書而裒之前後相較其有
前以爲是後以爲非者則刪之其有得失具者則筆削而
存之積久成帙審訂再三不忍遽厭棄也錄成名之曰匏
瓜數數展誦時復迫然自笑夫自有經籍以來作者代興

書之傳於世者多矣四書九經而外子史諸部有益於問學者未可一二稱舉今乃數米而炊選書而讀所取僅僅如此何其隘也先輩嘗言學欲博不欲雜守欲約不欲陋諸書皆從前舊業卷袞不繁繙閱亦易今復耽耽癖嗜數見不鮮朝於斯夕於斯冬於斯夏於斯庚於斯甲於斯雜則否矣何其陋也昔人之學非徒誦習而已猶將俯仰古今考求聖賢遺迹登名山涉大川興思河洛講業齊魯徘徊梁晉燕趙之郊收天下大觀以助吾浩然之氣而今乃株守簾瓢局閉一室何所見之不廣也獨學無侶君子所譏故濂溪有義重聚樂之思明道有天壤孤立之歎橫渠

不遇二程不識皋比季通不見晦庵不得老友今乃硜硜
然自信自守不求人知而謂人不我知豈斯世遂乏有道
耶何處已之太孤也嘻隘且陋既如此所見不廣又如此
自處太孤又如此瓠落而無容拘繫而不食名爲匏瓜亦
可謂適稱其實矣雖然夫子不云乎磨而不磷涅而不縕
吾豈匏瓜也哉夫不磷不縕而後可以稱堅白堅白足恃
而後可以任磨涅磨不磷涅不縕而後可以不爲匏瓜不
然不足於堅白則當豫遠於磨涅豫遠於磨涅所以求免
於磷縕求免於磷縕而猶岌岌乎恐其終不能免於磷且
縕也此所以甘心爲匏瓜而不辭也甘心爲匏瓜此所以

有匏瓜錄也此固因其資之近而爲之歟曰不然地爲之
也時爲之也非獨資爲之也

歲在旃蒙單閼冬十月瀨北茆長恤蒿子氏題

匏瓜錄自序終

芮巖尹先生傳

同里後學強汝詢譜

芮先生本名城字巖尹明末以諸生肄業南京國子監明亡棄諸生更名張恤字蒿子閉戶絕交游數十年不入城市遂終於家先生穎悟過人讀書過目不忘稍長於學無所不窺是時姚江之學盛行先生獨以朱子爲宗篤信深造雖不與世儒辯得失然藩籬峻固圭角分明粹然一軌於正既遯迹不出躬耕讀書不廢著述然未嘗以示人鄉人有請見者擇而後進之語學及農則答語他事皆不對有宦而歸者雖至戚舊友皆拒不見先生歿後遺著稍稍傳鈔余所見者周易大象傳解大學講義中庸順講綱目

分注拾遺道光中嘗刊行遭亂板燬匏瓜錄及文集皆未
刊又有禮記通識論語通識四詩正言春秋思問求之未
見鄉人傳先生事多異幾類矯激好奇者之所爲以先生
書考之知傳者失其眞故皆不述

外史氏曰先生之學行蓋亭林楊園之流然二公雖持高
節猶與海內賢士大夫往來著述傳播至今赫然先生銷
聲匿蹟惟恐人知其貞介殆過二公自吾鄉人而外鮮有
能舉其名氏者沒已二百年鄉里老儒聞風興起上溯洛
閩讀書砥行足爲後進矜式者恆不乏人其澤亦長矣嗚
呼使先生不遭世變出所學以設斯人其所被當何如哉

匏瓜錄目錄

瀨北芮長惪蒿子氏述

卷一之上

周易上

卷一之下

周易下

卷二

尙書

卷三

毛詩

卷四

周禮儀禮禮記

卷五

春秋

卷六之上

論語上

卷六之下

論語下

卷七

大學中庸

卷八

孟子

卷九

綱目書法

卷十

雜記

匏瓜錄目錄終

匏瓜錄卷一之上

瀨北芮長恤蒿子氏述

周易

總論

漢孔安國劉向父子班固鄭玄魏闢朗宋邵康節皆以十
爲河圖九爲洛書至劉牧始兩易其名諸家因之而圖書
亂矣康節卦圖得之李挺之挺之得之穆伯長伯長得之
陳希夷而劉牧之傳亦云得之范諤昌諤昌得之許堅許
堅得之李溉李溉得之种放种放得之希夷兩家所執皆
云傳自希夷一是則一非一真則一僞今去希夷六百餘

年是非真僞亦將何所取徵而據以爲定論乎曰無以證之亦卽以易證之而已伏羲作易仰觀俯察神明默成雖無文字可稽而其顯而可據者尙存於繫辭傳之第九章自天一至地十之數是也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大傳雖未明言此爲河圖之數而河圖之數正與符合伏羲則圖畫卦所以造端託始者實原於此若夫洛書之數不過四十有五與五十有五之說多寡懸殊生成之數缺而不備則其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者疑亦有所未盡也伏羲之所不取仲尼之所不言而後之人乃舍其至當不易者而引取參差不齊者以強相附麗